



# 康巴周末

## 康巴人文

2023年3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陈雪峰

### 民俗走廊

## 踏青撩春光

◎ 夙凤华

“芳州拾翠暮春归，秀野踏青来不定。”村野泛绿，柳絮如雪花般漫天飞舞，布谷鸟的吟唱响彻云霄，触目之处一派明净丽质，一派生机盎然。

踏青是季节性较强的传统民俗。先秦古籍《礼记·月令》中有天子及后妃九嫔亲往欢游的描述。此间，人们除祭祖、扫墓外，便是踏青游春，正如明代《帝京景物略》所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簪柳，游高粱桥，称之踏青。明清时，踏青已成为一种“定制”，祭拜祖先，远足踏青，传至今日。

田野阡陌间的油菜花次第开放，不几日便连成一片，铺天盖地，渲染了朴素的村庄。即使身处婺源和罗平的菜花丛中，感觉亦如此。油菜花在春天阳光的舞动下，金灿灿的，耀人眼目，仿佛走进梵高的《向日葵》。

轻风如笛似箫，有一种丝绸般的滑润，有一种处子般的清新。船娘头裹方巾，身着花衫，悠闲摇橹，身姿袅娜，船儿轻捷地滑过菜花染黄的河面。游客们咔嚓、咔嚓地按下风情万种的“小桥流水人家”和“桃花红杏花白菜花黄”。

河岸边，几位老者蹲在青草丛中静静地垂钓，随着一阵泼刺刺的声响，一条鲫鱼便跃上岸来，引得行人驻足。岸边有窈窕村姑用铝丝篮子拉青螺，一派古雅意韵。圩堤旁，芦苇身材颀长，如婷婷仕女。有孩子采来细长苇叶，折成笛，叠成哨，韵味十足的叶笛声灵动了整个村野。

人们欣喜地采摘鲜嫩香甜的草莓，走进乡野里挑挖嫩绿的野菜，采摘浓郁乡情。野枸杞，香椿芽，像京剧西皮慢板，慢悠悠地讲述着。那黑点点爆青，是铿锵板眼儿，春光凝在那儿。

踏青逢庙会，欣赏会船表演。汉子们分列船上，手握竹篙，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整齐划一下篙起篙。姑娘们披红戴绿，手持木桨，一齐划水，小船燕子般迅捷前行。河两岸如织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鼓声阵阵，彩旗猎猎，整个乡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竹马踉跄冲去，纸鸢跋扈挟风呼。”旷野晴空飘着各式风筝。有拖长尾巴的四角风筝、孔雀风筝。有的戴着哨口，遇风如笙似笛，凌空轻奏，极具管弦之韵。五彩风筝凭风飘忽，灿烂了春日晴空。

荡荡春日单车骑行，人们会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生活的激情。大家可以深入大街小巷，找寻城市和乡野最美细节。微风拂面，快慢之间，欣赏沿途风景，感受乡风民俗，进入身心俱泰、物我两忘的境界。

风雅踏青深受文人雅士青睐。古时上巳节，郊外水边洗濯，被除不祥。晋时曲水流觞，至唐赐宴曲江，倾都修禊踏青，均是此意。杜甫“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尽现王公贵族踏青盛况。吴惟信“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描述踏青临暮不想返回的情景。杨巨源“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道出春游赏花的场景。杨基“何处被除女儿散，来过流水郁金香。”踏青场面跃然纸上。苏轼“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每年春季都要东门踏青，朋友不要挂念。

身居闹市，抛开琐碎和喧嚣，带露而行，卧草而眠，探蕊寻香，玩伴山水，游目骋怀，心净澄澈。踏青春半，体味生命绚烂，感悟生命真谛，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任由疲惫的身心在无边的乡情里沦陷。

## 临邛颂

诗苑

◎ 楚文川

临邛古城巴蜀名，  
南方丝绸之路首城。  
至今犹闻凤求凰，  
天府南来一州欣。  
邛窑遗址千载馨，  
回澜塔塔全国闻。

龙门山脉天台近，  
白沫江边平乐镇。  
文君浪漫相如醉，  
云上南宝羌寨情。  
红军长征精神存，  
领袖嘱托心中铭。

三新璞泰来和融，  
稳藏兴边战略进。  
生态宜居此地行，  
川藏铁路巨龙腾。  
山水人文入梦境，  
醉美邛崃欢迎您。

梨冻丹巴

花开丹巴为梨来，  
如约而至誓相拜。  
三生三世美人醉，  
回眸一笑倾霞彩。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 鱼通文化

##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

◎ 林俊华

### 三、鱼通人与贵川部落

目前，研究过鱼通历史的学者，大多主张鱼通人源自唐代的贵川部落。但对于贵川部落是鱼通地区的土著还是外来的问题上则存在分歧。

最早提出鱼通人源自贵川部落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他认为，唐时，鱼通为贵林属州，属下贵川部。查贵林州为唐、宋两朝设置的羁縻州之一，由黎州都督府管辖。汉文史籍中对该州地望无记载，按任先生考证，其地在今鱼通人生活的鱼通河（即大渡河）一带。如果任先生考证属实，那么鱼通人至少在唐代已生活在鱼通地区了，后与吐蕃融合，成为藏族之一部。

吴吉远先生与任乃强先生的观点基本相同。但他认为内附之贵川部落有两部，一部在“康定盆地”（即康定），一部在大渡河畔的鱼通地区。“康定盆地”一部藏族较早，而鱼通一部因地理封闭，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故被藏族称为“鱼通”（“缠头帕的人”），成为了今鱼通部落的祖先。

郭声波先生也认为鱼通人是贵川部落的后代。但是，他关于贵川部落的认识与任乃强先生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他认为贵川部落最早是在宝兴一带，唐末迁居天全，南宋时迁居岩州（今泸定县），明代时再从岩州迁入今康定之鱼通，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鱼通人的先民。他在《贵球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今居住在泸定县北部、康定县东北部的贵球人，其先在南北朝为居住在今宝兴、天全县境的小铁围山羌，是古牦牛羌的一支，唐初称为辟惠羌，其后为吐蕃征服，开始受藏文化影响。武后时以酋首居住在今宝兴（今宝兴河），称为贵川羌，一度内附。唐末，贵川为内附吐蕃马氏所据，贵川羌酋改姓高，迁居天全喇叭门外砂坪，部民仍自称贵羌，内地人称之为砂坪番，五代时始置为土司。南宋时高氏势力西扩，征服泸定北部岩州王氏部落，贵川羌部分部民迁居岩州，与王氏等部落羌（蛮）杂居、融合，仍称贵羌，或贵球、属羌，以高、王二氏为大。其后，高土司又兼管康定之鱼通、长河西

等地。明代岩州商贸兴盛，贵球人口繁衍，以通婚形式为主向康定东北鱼通等地扩展，与原住藏化羌人（如嘉良夷等）融合，而天全贵球人则逐渐汉化。20世纪50年代，天全及泸定岷山之贵球人定为汉族，康定贵球人定为藏族，80年代，岷山贵球人复改藏族。”

我们对于鱼通人源自贵川部落的观点没有异议。但对于鱼通人源自宝兴“贵球”人，以及“贵球”人由宝兴经天全、泸定岷山迁入鱼通的说法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第一，关于鱼通“贵球”人迁入的时间。按郭声波先生的说法，“贵球”人最早是在宝兴一带，唐末迁居天全，南宋时迁居岩州，明代时再从岩州迁入鱼通，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鱼通人的先民。如果说此成立，那么，作为鱼通人在鱼通的历史最早不过明代。但事实上，至少在元代时鱼通部落就已存在。《元史》可能会错误地把前朝之事记在后朝，但绝无可能将后朝之事提前记在当朝。因此，我们认为，明朝后从天全迁入鱼通的“贵球”人，不可能是鱼通地区最早的“贵球”人，甚至他们当中有的可能根本就不是“贵球”人，只是到了鱼通后被鱼通人同化成了“贵球”人而已。

第二，关于鱼通人祖源宝兴穆坪的问题。据调查，明朝在宝兴穆坪置董卜韩胡宣慰司（简称穆坪土司），鱼通属穆坪土司管辖，这种政治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按此政治格局来看，很容易得出宝兴穆坪是“贵球”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鱼通及其它地方的“贵球”人是由穆坪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结论。但是，当我们仔细审查时就会发现，早在元代，元朝就在鱼通设立了鱼通路万户府，那时还没有穆坪土司，也就是说，当时“贵球”人的核心地在鱼通而不是穆坪。明代时，穆坪土司兴起，鱼通衰落，鱼通部落才成为穆坪土司属部，穆坪才成为“贵球”人的政治中心。如果这种“中心扩散”理论成立，那么，宝兴之“贵球”人则应该是从鱼通迁入的，而非鱼通人从宝兴迁入。此外，有一则关于穆坪土司是最早来自于西藏琼部地区的传说应引起高度重视。如果该传说属实，那说明穆坪土司根本就不是“贵球”人，最多

只能算作是被“贵球”人同化了的“贵球”人。当然，我们否认鱼通人来自穆坪，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民族迁徙，并不等于否定宝兴与鱼通两地之间个体居民存在着相互迁徙的现象。事实上，鱼通在明清两朝长期臣服于宝兴穆坪，属于同一政治、经济、文化区，相互之间仅一山之隔，且有道路相通，两地居民之间的迁徙是比较方便的。也正因此如此，把鱼通人的来源解释为从宝兴经天全、泸定再迁到鱼通的说法也就存在问题。因为从宝兴迁到鱼通，远比经天全、泸定要方便得多。当宝兴人从宝兴经天全、泸定迁入鱼通时，可能从宝兴直接迁入鱼通的人已在鱼通住了许多代了。从宝兴经天全、泸定迁入鱼通者，只能称作是后来的加入者。

第三，关于从天全迁入的问题。不论是郭声波，还是吴吉远，都提到鱼通人从天全迁入的问题，民间也有许多居民自称来自天全。据调查，康定鱼通、泸定岷山、天全三地也属同一文化地理单元，元朝时曾在天全设六番招讨司管辖，泸定岷山、康定鱼通均属天全六番招讨司管辖。因而从元代开始，鱼通、岷山、天全三地之间的联系就十分紧密，就常有天全贵球人往泸定或经泸定迁入鱼通，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认为这部分人主要是元朝天全土司管辖鱼通时，派在鱼通镇守的一些军人或小头人，明清以后历朝迁入鱼通者多为零星迁入，迁入者多为生活所迫或躲避自然灾害的农民，也有的是因为联姻的原因。这些人后来被鱼通人所同化，成为了鱼通人。但鱼通人给他们统一贴了个标签——“客籍”“客户”或“外来户”。鱼通人的“本籍”与“客籍”观念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它表明在鱼通人的眼里，鱼通人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被称为“本籍”的土著鱼通人，一部分则是来自外地、被称为“客籍”的后来加入者。他们虽然都被称作是鱼通人，但在鱼通人中的身份是有区别的。作为“本籍”的土著人才是鱼通人的主体，才是“正宗”的鱼通人，即“贵羌”。而作为“客籍”的后来加入者，始终是一种异己力量，居于客位，不是“正宗”的“贵羌”。因而，鱼通人中有来自天全的加入者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后

来加入者通过联姻等方式最后转化为“本籍”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是鱼通人的全部，也不是鱼通人的主体。因而，用“客籍”者的历史来替代“本籍”人的族源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鱼通高、杨二姓为大姓，都自称来自天全，与天全高、杨二土司同出一家，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鱼通人是从天全迁入的？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也有讨论之必要。

首先，高、杨二姓在鱼通人中确实属于大姓，但在鱼通人中，除高、杨二姓外，还有其他众多姓氏，而且有的姓氏的人口也不少。因此，高、杨二姓来自天全并不代表所有鱼通人来自天全。

二，高、杨二姓是否真的来自天全？如果真是来自天全，他是部分来自天全还是全部来自天全？扎西郎甲先生1990年时在《民族论丛》第八辑上关于鱼通高、杨二姓之姓氏的说明，对于我们判断高、杨二姓是否是从天全迁入十分重要。他说：“明末清初，天全高杨二土司势力相当大，他们在天全十八道水建有祠堂。鱼通土司为了要搞好与邻居土司的关系，每年阴历三月要派下属头人到高杨二家祠堂拜祭。到高姓祠堂拜祭的头人回来后便姓高，到杨姓祠堂拜祭的头人回来后便姓杨。各头人下属的百姓也分别姓高或姓杨。”据说此说来自于鱼通土司的后人杨福成，因而应有较高的可信度。扎西郎甲先生的这一段文字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鱼通高、杨两大家族与天全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他们并不是从天全高、杨两大家族分离出来的。他们原本也并不姓高或姓杨，只是后来攀附了天全高、杨两大家族之姓，才改为姓高或姓杨的。龚伯勋先生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鱼通人原无姓氏，后来有一些人才以高、杨为姓的，溯其源就是依天全高、杨二土司之姓而来。”既然高、杨二姓是攀附来的，并非其本姓，那么，以他们姓高姓或姓杨姓来说明他们来自于天全高、杨两大家族的这种取汉姓的方式在康定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中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常见。

### 生活札记

## 生活家

◎ 毛桃

1

凭直觉认为，我身边的朋友月英夫妇、仁青卓玛是生活家，汇道客栈的老外夫妇是生活家。

生活家的特点：用心生活，尽可能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些事通常与生活有直接关系，且是美与艺术的近亲；生活家还是会利用环境资源的人，一般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心境或降低其生活质量。前些年认识了一位服饰店的老板，感觉她是一位生活家。为了做她喜欢的风格服饰生意，她把在银行干得好好的工作辞了。在她的服饰店里，挂着样式别致的个性服饰。当某位与她所售服饰风格格调的顾客来到店里，她会很高兴地让她试穿多种服饰并像看服饰表演般地欣赏其展示——这构成了她开店的很大一部分动力。

一次，与一位同学兼领导的同事出差，我建议他要学会玩耍。他说他玩不来。我说你不会玩就要懂得你不会推荐分外的的工作，还有就是害得我们这些会玩耍的手下也没时间玩耍了。他问我平时怎么玩耍，我说就是做美食，听音乐，读读书，写写字什么的，遇到节假日，就到户外去换换气，照照相。在此，我所说的“玩耍”其实就是生

活，是“生活”的俗称罢了，再说透点，就是在轻松的氛围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感受一种实实在在的愉悦、惬意。

最近读到一篇报道，讲一名曾获得过设计界“奥斯卡奖”的设计师万浮尘先生与其妻子在苏州昆山的锦溪古镇，改造了一片面临拆除的老房子的事迹。“当代中国人缺浪漫，我们就补浪漫吧。”基于这样的理念，万浮尘“爆改”后的“老房子”既有古典苏州温婉儒雅之美貌，又有现代苏州融会贯通之滋养，美爆了来访者的眼球……“万浮尘一家人，在这个江南的水乡古镇，日子有风吹雨淋的禅意静美，也有四海宾朋的热闹欢悦，倒更像是鸟儿找到了自己的故巢。”

生活是一门学问，缺乏生活教育——包括自我生活教育——所酿成的祸果不亚于缺乏职业教育所酿成的祸果。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切特市的焚烧中国鞋城事件，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当地居民对只知道赚钱不懂生活的人所敲响的一记警钟。同年初，在法国巴黎，也发生过当地居民游行示威，抗议中国商人破坏了他们安静整洁的生活环境事件。“当地居民指责说，中国商人只知赚钱，货车经常取货卸货直至深夜，街面也变得不太整洁，原来的面包店、肉店、鲜花店、小酒馆等方便当地居民

生活的店铺渐渐被中国人买走，成了一间连一间的服装批发店，彻底破坏了以前安静整洁的生活环境。”

列宁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个中道理，相信是不难推得的。

2

一件积淀了美好经历和喜悦之情的衣服通常是比一件新衣更让我喜爱的。无疑，它就是我眼中的可爱之衣。

那天，为了让那件番茄红冲锋衣在上阵时穿着更舒适并显得更美，我在上阵前三天就开始穿它了；而且，还让它一直处在愉悦或静好的状态中，像衣的主人一样。同样，那条水洗浅蓝牛仔裤也是在一周之前就穿穿了。

通常，对于可爱之衣，你是想经常穿它的。一旦经常穿它，它就旧得较快；与之同时，衣的岁月感、亲切感也会愈发浓重，愈发接近于一幢被善待的老房子所散发出的温馨、耐读之气。

当然，于我而言，这样的衣也应该是比较耐穿耐洗即比较耐用的。“耐用”包含在“可爱”之中，就像因可爱而来的“珍惜”“善待”也包含在“可爱”之中一样。

我深信，穿着可爱旧衣佩戴可爱旧饰的人，是能平添一种蕴藉隽永的温馨之美的，

即亲切感。因为旧物，多半会给你以用起顺手顺心感，同时少去了使用新物可能伴生的不适感及对这种可能发生的舒适感的担忧——取而代之的是自信从容和感戴之情。

而站台明星看秀嘉宾之类的秀场中人，就很难具有这种喜好也很难享受这种美好了一一似乎出席各种秀场者，其普通规则就是穿全新高定衣饰。至此，也不难明白那些身着缺乏磨合期的高定礼服的女明星之所以容易显得拘谨、扭捏，甚至若有所思、心有顾虑的原因了。

喜欢穿旧衣，就像喜欢感受宁静的湖泊、古镇一样；同时，具有这种喜好的人通常也比较疏离秀场，远离喧嚣。

由此及彼：

一幢积淀了美好生活和祥瑞之气的旧房子通常是比一幢新房子更让我喜爱的；一位积淀了美好思想和阳光心态的长者通常是比一位年轻人更让我喜爱的；一个积淀了美好往事和真挚情感的老地方通常是比一个陌生之地更让我喜爱的。如果是那样旧着、如果是那样老去，那我爱旧的、老的，胜过爱新的、年轻的。

强者或能人的一生就是把把自己变成文物或古董而不是一堆垃圾的一生。这样的人，也是愈老愈愈劲道的一生。

## 五色海

第1047期